

清·有端血胤撰

廣文書局印行

五筆
編記
清
秋
史
司道職名冊
多爾袞攝政日記·滿洲賚錄

清·有媯血胤撰

五筆
編記

青
秘
史

廣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版

五筆記 清史司道職名冊
編多爾袞攝政日記 滿州實錄

精裝全一冊定價：新台幣三三〇元

撰者有媯血胤等

發行人王道榮

發行所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九號之三
郵政劃撥二一九九帳號
電話三四一九六六〇號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零捌叁貳號

本書承　國立中央研究院
惠借影印書稿謹此致謝

清秘史叙

予友陳子著清秘史二卷成書來索序。予思書契以降，君權、史權互爲消長。周室初興，詩篇陳於太史，然吾卽三百篇之詞觀之外，陳刑政之苛，內陳宮闈之隱，事涉君親，詞無回避，殆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耶？及迹熄，詩亡，春秋繼作，而南史董狐仗義直書，不避強禦，遺芳餘烈，彪炳古今。秦漢以降，史職多虧，然馬遷著史力述武帝之非，班固修書不諱元后之惡，吾意當此之時，史官之權猶足與君權相埒。視後世獻媚工諛者，固有間矣。觀于齊晉書力陳晉失，使此晉成於近代，必將歎其人而毀其書矣。魏晉以還，五胡、十六國、夏又、盧史臣之議，其後也。於是假君權之餒，以摧抑史權，觀師或修史於前趙，而劉聰焚其書，趙淵秉筆於前秦，而苻堅去其籍，降及胡、魏、文、網益嚴，崔浩諸公至以史臣受戮，而魏收機，史遂以流傳，史臣曲筆自此始矣。



權消滅之原因悉由於胡差之肇亂則甚矣。夷禍之可惕也。隋唐以降監修史書之權採於勳臣外戚而史臣無識曲筆阿時其所爲佚聞瑣記者乃轉出於私家之撰述觀於白傅諷詩歌之類玉溪詠事如長恨
如薛王沈醉
壽王醉諸語宮庭穢迹據事直陳上之可補實錄之遺下之猶備宮詞之采是則官史雖謬而私史未泯故易姓而後文獻未渝宋明以下史禁日嚴及建虜入關乃日以監謗爲務事之前於入關者則明季遣臣之書刊禁目者以千數滿洲初起之事惟據皇明經世文編所載奏疏若依時充塞廷廟之文可得其大畧事之後於入關者則莊氏之史吳潘之書中藻之詩南山之集莫不誅連宗親戮及枯骨而所謂一代之事實遂湮沒不傳即其一二流傳者亦大抵出於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嗟乎中國之所謂歷史者大率記一家一姓之事耳若蒲清所存之史則並其所謂一家一姓事者亦且文過飾非隱惡揚善而逢君之惡如紀昀復摭史通鱗爪之文以爲隱飾君親亦臣子之大義見史通曲筆篇評此論一興直道不存清議寢息顛倒是非淆亂黑白邪臣之罪豈可宥乎雖

然當彼修史之時亦自謂掩耳盜鈴可以助愚民之用。然遐方記載。如日本入所著明清兩國
諸書是又西書亦有記其事者故老傳聞事有不同言多微實非所謂來者難誣欲蓋彌彰者耶。今
清秘史一書仿古人別史之體雖掇拾遺聞間多未備然胡庭穢迹賴以彰聞。
則世之奉虜酋爲神聖者觀此亦可自反矣顧吾猶有進者龔仁和有言滅人
之國墜人之枋絕人之材灑人之教敗人之綱紀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見古史論
史鉤今中國之史既於胡寇幾三百年儻仿所南修北史之例。見心史古今二統通鑑
舊用天子制度等語而參以野史之瑣聞則清史之成必有許日可待者是在陳子
勉之而已。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甲辰季夏光漢子叙。

清秘史叙

吾友有媯氏著清秘史既終。馳函不佞。俾爲之叙。不佞不敢辭。弁數言于卷首。曰。嗚呼。吾民族之無國。二百六十一年于茲。吾民族之無史。亦二百六十一年于茲矣。燕京破。國初亡。金陵破。國再亡。福都破。國三亡。滇粵破。國四亡。台灣破。國五亡。洪水忽來。劫灰終。燼銅駝。荆棘披髮。伊川民族末路。其如是矣。而諸臣媚子。喪心病狂。秉筆大書。必曰。我大清龍興東土。入主中華。某年月日。全土悉平。夫誰實握管以紀祖國之淪亡也。抑吾又思之。二百六十一年來無史者。非獨我漢族也。彼胡族亦何嘗有史。蒼狼白鹿。曠種流傳。穢德腥聞。匪朝伊夕。自努兒哈赤以迄載湉。或陰狠殘殺。或痴頑不慈。何一非犬羊劣種之代表。徒以遭坑儒焚籍之餘能言者。渺而一時。煌煌鉅典。出現于世者。又皆奴性獨深。堯舜民賊。而唐虞虜朝。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全國皆魏收舉世無崔浩。彼著十一。

朝東華錄者豈獨貞大逆不道之罪名于祖國抑亦非胡族之信史矣今有媿氏所著網羅佚事組織舊聞振筆疾書無矯顧忌如禹鼎之鑄奸如溫犀之照影而胡族之真相虜酋之凶德迺大白而不可掩是故讀此書者雖甚頑嚚當亦恍然悟深仁厚澤之非乎不佞近亦有中國滅亡史之輯欲以辨明種姓分析華夷爲民族主義鼓吹之一助夫唯中國有史而後人人知秉特權握高位者之爲匪我族類唯胡族有史而後人人知鳥獸行者之不可一日與居雖有盲史亦不復能以隻手掩盡天下目矣譚嗣同有言曰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違禁干礙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君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篤自衰無可畏也嗟我民族曷起而殲此將亡之虜乎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六月棄疾子叙

清 秘 史

上卷 目次

滿州世系圖表總序

滿州世系圖并序

滿州世系表

二百四十年間中國舊族不服滿人表并序

滿洲職官前後異名表

下卷 目次

佛庫倫不夫而孕

滿州先世事略

奴酋用美人計以併吞各部

奴酋文書之狂悖

袁督師與皇太極書

皇太極通州安民告示

漢奸慘報

洪承疇降虜始末記

建虜人關手段之變遷

金之俊限制滿州策

多爾袞之盜嫂

福臨命樂工歌萬古愁以侑食

滿人不愛漢土之證據

玄暉納其姑爲妃

胤禛築雍和宮以供奉淫具

胤禟之篡位與血滴子之利害

弘曆非滿種與易服色之不成

下江南之苛求與其暴虐

沈歸愚爲乾隆捉刀及其戮戶之原因

和珅查抄事略

林清闖宮始末記

安得海之嬖伴

載淳死折之原因與立嗣之實錄

那拉氏虐殺兒媳之原因

咸豐嫡妻鈕祜祿氏致死之原因

載灃之癡狀

那拉氏逸事

管供奉小傳

滿洲人之賣娼

滿洲人之落魄

滿洲人之盜劫

滿洲人之詐騙

附錄

吳三桂僭兵始末記

吳三桂殲明之原因

永曆皇帝遺吳三桂書

吳三桂反正之檄文

清秘史目次終

清秘史卷上

有媯血胤著

滿洲世系圖表總序

自玄鳥生商之旨荒。詩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井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于商諱瀆聖人莫此爲可解厥後人主代興其生也必託諸離奇瑰瑋妖妄不經之事以徵帝王受命

之符意謂神器大寶固未易要而天子乘賦洵有所特殊也不知人之所貴乎萬物者爲能自別于禽獸耳故婚媾不尙同姓烈女不更二夫律有懲姦之條俗賤私生之子蓋古昔聖人所以繩繫神皋保持血統斤斤然以别人于禽猶之乎其別華于夷俾母相干凌意至深法至嚴也惟上古艸昧人倫未備牝牡相逐離合無常故墮地之後往往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斯賓塞社會學原理云恩達門民解故忘耶父子之關係而子母子稱歷久猶能記憶然則原人時代之中國其情形豈可觀矣甚至妃耦骨肉聚麀門庭如日本內親王是也當其狉榛固

不足責。迨乎文明聿啟，禮化單敷。爲君師者，躬樹之鵠，必自克居。純全之域，然後可及乎人。而母俾扞格，故夫倫理之際，容未足以垂訓。將來則不得不託爲神靈。天帝之奇，自文猥陋。說文姓字下云古者禪聖母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又案神農黃帝類俱同姓爲婚而帝王世紀爲遷史記輒謂其威精氣以生蓋諱之也其用心至苦，固由夫類族辨物之道窮而變通出之原，未可加之議也。

晉友劉光漢曰殷周

以來知同姓婚姻之失禮，子是創爲履數感生之說

後世帝王挺身草野，光明磊落，以有天下。

彼

既無同姓爲婚之嫌，又非夷狄亂華之穢，乃其臣僚不識大義，苟爲國史，必欲牽強附會，離人就僉，或炫蛟螭蟠腹之祥，或徵虹霓繞身之異，承謬襲譖，先後踵接，甚至東胡賤族，僭盜中原，乃亦文飾臆造，自誣所出，推其究竟，則固莫非籠絡愚民之計，而視君位爲其私產而已。不亦謬哉？予讀滿洲史，見其先世事與殷本紀類，竊獨怪之。夫殷周之祖之所以俱流于怪誕者，原非其孝子仁孫之本意，云然，乃左道妖人比附大雅，濫頌之文，故造譏緯以惑世，誣民不足信也。

詩毛傳云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堯與之，生于郊，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又其釋生民詩亦同義，極明晰，乃鄭玄難引譏緯之，以掩塞毛義陋哉。

契母。

祠郊祿以弗子。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何如。

皆少女配老夫者所不得已之隱衷也。

次妃陳絳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蟄蟄，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于上帝。

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堯崩崩後十月而後稷生，蓋還腹子也。然則姜嫄簡狄必皆少女可知矣。

值春燕以來時，喜孤鵠之將殼，又爲人父母所甚忻道而極感念者也。

故契父帝嚳而母簡狄，詩書載之非荒渺也。

若滿洲之所稱述其果出于誰氏之系耶？

夫固明明女貞之苗裔也，而必遁于怪誕者，豈其血統猶非胡金之

流衍而別感于其他孽氣耶？

鄭所南心史古今正統大論云：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禽獸，如毛

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之後則非也。

夫中國無不夫而孕之子。

列子思女不夫而孕亦以巨跡空桑爲證，然伊尹之父不著見者，大抵由其育于母族耳。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若在

女系統之血系，時代早以改從母姓，所幸當時已歸男系統。

而北狄有出于犬種之爻。

從犬亦省聲，又貉字下云：北方羣種，從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莫白切。

彼佛庫倫之所娠其殆與狼鹿爲之耦乎？

元朝秘史卷一云：當初元朝人的祖先，又通典云：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子國北無人之地以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也。

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皆夷狄爲獸種之證故條其世系列爲表俾我黃帝之子孫覽焉。